

733.8
219



高爾基作品集

高爾基創作選集

瞿秋白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高爾基作品集

高爾基創作選集

瞿秋白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131 . G2 . 32K . P.368 . ¥11,8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大連第一版
一九五一年一月第二版
協興成印刷所承印
上海造 5001—15000 冊

• 發 行 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目次

高爾基目傳·····	一
作家與政治家·····	五
原序——盧納察爾斯基	
馬爾華·····	三
二十六個和一個·····	九三
——詩篇——	
海燕·····	一五
市僧頌·····	二七
同志·····	二八
——故事——	
大災星·····	二六

坟場·····	一五
莫爾多姑娘·····	一六
笑話·····	一七
不平常的故事·····	一七
後記·····	一八

高爾基自傳

我在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在尼日尼·諾夫郭洛德（現在叫做高爾基城），父親是一位丘八爺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小市民。祖父是一個軍官，因為待遇屬員太殘酷，被尼古拉一世革了職。他是非常之頑固，以致於我的父親從十歲到十七歲之間從他身邊逃過五次。最後的一次他就永遠離開了自己的家庭。他從託波爾斯克走到尼日尼城，就在這裏做了室內裝飾匠的學徒。他很有能力而且識得字的，因此他二十二歲時，科爾青輪船公司已經委派他在愛斯脫拉哈地方做事務所主任。他在一八七三年在這個地方生了霍亂病死了。這病還從我這裏傳染去的。照外祖母說，我的父親是聰敏和氣而且非常之快活的人。

外祖父的出身是伏爾加河上的水手，經過三次航路，他已經做了巴拉赫寧商人薩耶夫通商隊裏的一個職員，後來他就幹染織事業，賺了些錢，在尼日尼地方開了一月很大的染織店。不久，他在這城裏就蓋了幾所房屋和三個印花染織工場。他被選舉為行會的班長，服務了三年，後來因為沒有舉他做行會頭腦，他很生氣就辭掉了班長的職務。他是很信仰宗教的，他專制得非常殘酷，病態似的小氣。他活到九十二歲，死前一年，一八八八

年，他發了瘋。

父親和母親的結婚是「自作主」的，因為外祖父當然不肯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一個既無家屬前途復不明瞭的孤兒。我的母親對於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因為她以為我是父親死的原因，她不愛我，而且她很快就嫁了第二個丈夫，完全把我丟在我的外祖父手裏；他就用「詩篇」「聖詩」和「主禱文」開始教育我。

以後，我七歲的時候，把我送進了學校，在那裏，我學了五個月，學得不好，我討厭學校的秩序，也討厭同學，因為我愛孤獨。我在學校裏傳染了天花，我停止了學習，就再也沒有恢復它。在這時候，我的母親因為急性肺癆死了。而外祖父又破產。他的家庭是很大的，因為同他同住的有兩個兒子，都有妻子，還有小孩子；除出外祖母之外，沒有一個人愛我，外祖母是一個非常慈愛而肯犧牲自己的老婆婆，我終生終世都要用愛情和尊敬的心去懷念她。我的舅父們過着闊氣的生活，喜歡好好的吃喝，喝醉了，他們就時常互相打架，——或者同客人打架，客人在我們這裏常常有許多。——或者呢，他們要打自己的老婆。一個舅父把兩個老婆都逼進了棺材，另外一個也逼死了一個老婆。有時候他們打我。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說不上任何智識上的影響，而且我的一切親戚都只是些勉強識得幾個字的人。

到了八歲就把我弄到鞋子店裏去當「學徒」，但是兩個月之後我自己不小心，沸滾的茶湯燙壞了我的手，我又回到外祖父那裏。我痊癒了，又把我送到一位遠親畫師（打樣的）那裏做學徒，可是過了一年，我就因

爲生活條件很苦，從他那裏逃了出來，而到輪船上去做廚子的學徒。這是一個退伍的近衛團什長，——叫做美海爾·安東諾維奇·斯謨萊，他氣力大得很，簡直像神話裏所傳說似的，讀了不少書，他給我的益處是他引起了我讀書的興趣。在這以前，我痛恨書籍，以及一切印刷的刊物，然而我這位先生用毆打和親愛使得我相信書的偉大的意義，而愛上了書籍。

第一本使我喜歡得發瘋的書是「關於一個兵士怎樣救了彼得大帝的傳說」，在斯謨萊那裏，有滿滿的一箱子，大半是皮裝的小書，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文庫。聶克拉莎夫旁邊，放着愛卡爾特豪仁——安娜·賴德克里夫和一卷『時代』雜誌放在一起，又有一八六四年的「火花」雜誌，「信仰的石頭」，還有些小俄羅斯的文書。

從這個時候起，凡是落在我手裏的書我都讀；十歲開始做日記，所記的是從生活和書裏面得到的印像。以後的生活就非常之複雜：我又從廚子那裏回到圖案畫師那裏去之後，販賣神像，又當過格里亞到察里程的鐵路的看夜的，做過餅干司務，麵包司務，生活有時候很困苦，在國內流浪過幾次。一八八八年住在喀山，第一次認識了學生，參加了一個自修學會；一八九〇年我覺得在智識份子之中沒有我自己的地位，我又去流浪了。我從尼日尼跑到察里程（現在的史太林城），頓河區域，烏克蘭，從那裏走到倍薩臘比亞，再沿着克里米亞南岸到苦班的黑海邊。在一八九二年十月我住在替弗利斯，在這裏的「高加索」報上登載了我的第一篇作品「

馬卡爾·楚德拉」很多人稱贊着它。我又跑回尼日尼，我替「伏爾加消息報」試寫短篇小說，他們很願意的接受了，并且印了出來。我送一篇「耶密良·皮里亞衣」新聞給「俄羅斯雜誌」也被接受了，印了出來。在這裏我應該指出，外省報紙登載「初步」的作品這樣容易，真可以驚異；我以為這個容易，也許是因為這些主筆極端的慈善，或者是他們完全缺乏文學上的智識。

在尼日尼，一八九三——九四年我認識了柯洛倫科（V. G. Korolenko），我的走進大文學界是完全靠了他。他對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給了很多的指示，我學習到的很多。我的第一個先生是一個兵士——廚子斯謨萊，第二個先生是個律師拉賓，第三個是卡留日尼，他是個「社會之外」的人，第四個就是柯洛倫科。我不願再寫了，記起了這些非常良善的人，我很感動，很傷心。

（這篇「自傳」登載在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的「作家傳」（Pisateh）裏）

作家與政治家

原序——盧納察納斯基

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知道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我們知道藝術是意識形態的强有力的方式，這種意識形態反映某一階級的實質，同時，這是替階級服務去組織自己，組織附屬階級或者將要附屬於牠的別些階級的一個工具，而且這又是瓦解敵人的一個工具。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知道有些作家甚至在他們的作品之中最初一看，找不出絲毫的政治，但是在實際上還是政治家。有時候，連他們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知道應該用那種瑣碎的各式各樣的無聊和可笑的东西去給一般人消遣，這正是爲的要使他們離開嚴重的政治，離開生活裏所發生的嚴重問題。

消遣的藝術，散心的藝術，永久是一個强有力的政治上的工具，這個工具是爲着在「快樂的」節日去安慰那些連麵包都很不够的羣衆，或者，我們拿別一種否認一切政治的政治家——作家罷，譬如說浪漫派，浪漫

派真實的深信他們輕視現實，輕視爲着改變現實的鬥爭。其實，在這個現象的深處，有着一種議論，這就是著名的寓言詩裏關於葡萄的議論：因爲他反正得不到葡萄，所以就說葡萄是酸的。普列哈諾夫說過的——浪漫派知道自己是積極不得的。於是乎他們把消極認爲最高等的智慧和精神上的貴族的最高貴的特點。他們號召着放棄鬥爭和建設，他們教人家走到幻想裏去，而同他們一塊兒享受人類想像力的無限制的快樂。

但是這難道不是政治嗎？這種政策，大部分怯懦的小資產階級代表所實行着的政策，難道會得不到統治階級的原諒式的贊成嗎？那些統治階級正把現實抓得緊緊的呢。

是的，有些人實行着政策，而在口頭上否認政治，因爲這樣比較狡猾些，比較容易達到自己的目的些。另外一些人實行着政策，自己也並不明白這個，而真正認爲自己是和一切政治離得很遠的。

每個階級都是保護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並不是每個階級都利於承認這件事。自己的利益很明顯的反對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那些階級竭力保護自己的利益，就要利用一切種種的掩飾，因此對於他們，藝術就成爲很好的政治工具，正因爲利用藝術可以掩飾自己的強盜的企圖。

但是有一個階級，却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這個階級用不着隱藏自己的利益，因爲他們的利益，同人類的大多數的利益是一致的。

當資產階級反對比他站得高一點的階級，同封建的階級和「舊統治」實行戰鬥的時候，他們愛描寫自

已是全體勞動人類的先鋒隊，所以那時候，他們的藝術是公開的有理想而戰鬥的。那時候的藝術家，認為他們的作品裏充滿着文化和高聲號召公民的勇敢，是他們的光榮。等到資產階級已經不要領導羣衆，而要用一切可能手段去束縛羣衆，阻擋他們的前進運動的時候，情形就變動了。

可是，幾千萬勞動羣衆的新的領袖——無產階級不能不澈底的忠實於自己的使命——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他們勇敢的開展着自己的火燄的旗幟，一點不害怕的承認他的意識形態是階級性的，公開的黨派性的。如果資產階級的作家在白得像雪一樣的純藝術的布套之下，偷運着資產階級的傾向，譏笑無產階級的作家，用指頭指着，罵：「政治家，政治家，你是什麼藝術家呢！你的藝術是有傾向的！」——那末，無產作家就拿狂笑來回答他，這種狂笑的輕視一下子就要打倒敵人的譏笑。「你要想用什麼來罵我呢？是不是因為偉大的熱烈的火燄也在我的藝術之中燃燒了起來，——而我正要在這個火燄的光明之下來改造世界！」

我們的藝術家，在藝術的作品之中一點不要害怕做政論家；或者他們所描寫人物的本身充滿着一定的思想，或者他們的思想不插進在描寫的人物之中，而在形象的敘述的結構之外，給讀者以熱烈的鼓動的演說，或者作者有時候以藝術家的資格出來說話，寫信給社會，彷彿是一個政論家，彷彿是平民的號筒。

這對於我們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怕，因為我們的藝術家，並不認為他與實際生活很接近並且充滿着生活的力量是自己的恥辱，恰恰相反，像那種病態的藝術家，離開生活很遠的，在他身體裏面沒有活潑的血脈流動

着——做這種藝術家才是他的恥辱。這樣的藝術家，有時候自以為他飛翔在精緻的意識形態的紅雲裏，超出於生活之上了。但是實際上，他簡直是在實際生活的廁所裏爬着，在這裏匯聚着一切種種的排洩物，而且這裏的許多鍍金的着色東西，其實比我們在垃圾桶裏所找得着的，還不值錢。

高爾基注意着新的工人文學，他說文學突進隊的作品已經不是文學，而要『比文學更偉大些』。唔，是要偉大些，就是一般的說來，這當然也是文學，但是這種文學比一切其他文學更偉大，第一，因為這種文學和生活的聯繫並不比最好的文學時代要差些，而且超過了那些時代；第二，因為牠所聯繫的生活，就是現在我們的生

活，這種生活的本身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飛躍的時代，反映這樣的時代到『文學的鏡子』裏來，立刻就要使得這面鏡子深遠得無窮無盡，使得牠像太陽似的放射着光輝，爆發着火星。

高爾基——從小就是工人——他在社會的底層生活過很久的時候，他看見了這地獄裏的一切災難。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是那些小手工業的勞動者，無政府主義的流浪人的典型，他研究了被蹂躪的被磨折的人們，在怨毒之中互相磨折着的人們。他靈敏的去聽他們的幻想，對於他們的振作和要想離開黑暗生活的努力，他總是很感動的高興，他觀察了形成他們痛苦的環境，他看見了餓殍的吃得飽飽的市僧，他看見了黑暗鄉村中的私有份子，他看見了建築在這些人上面的所謂上層階級——從智識份子起到資本大王，到上層官僚，到榮華的貴族，這整個的環境，這整個的金字塔都堆積在社會的下層上面，引起了無限的憎恨，現實所給他的一

切印象，跟着資本主義發展所造成的一天多似一天的無產階級的濃厚的階層，使高爾基一天一天更加充實的滲透了無產階級的宇宙觀。當然，高爾基在過去是有過錯誤的，但是這是已經磨滅的了，已經早就像灰塵一樣的飛散了。高爾基在外國很長久之後，在我們的建設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時期，他回到自己的國家裏來，這時候一些煙霧都飛散了。●我們無產階級的社會，蘇維埃工廠和作坊的工人，蘇維埃農場和集團農場的勞動者，都非常友愛的歡迎這位無產作家。而且從此之後，高爾基同我們結合了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盟。從此之後，高爾基在外國也站在堅強的陣地上，爲着蘇聯的真理而公開的頑強的鬥爭，從這時候起，他的痛恨資產階級比以前還要加上幾百倍。

高爾基在一部很大的小說裏，●總結着自己的極豐富的經驗；同時，他把一切重大的事變反映到自己的政論的書信裏。而且，除出這些公開的書信以外，他還同許多人私人通信。別人給他的信，也像一羣羣的鳥似的飛來。他同知己不斷的通着信。可是，也有齟齬的充滿着惡毒的信寫給他。他過了一陣時候，對於這一類的通信者，就像燃燒着的電雷似的打着他們一下。高爾基的不可磨滅的書信把他的名字寫進了人類歷史的光榮的一頁。是的，寫進了，不可磨滅的。亞歷克西·馬克西謨維支●獲得了工人階級偉大的勝利，偉大的無產作家同這個工人階級混合成一個了。當然的，我們還要去爬過很高的山峯，但是，在向着偉大目的的道路上，我們已經走得很高。

亞歷克西·馬克西謨維支看着已經走過的道路，還看着橫在他前面的道路。他竭力的鎮靜。但是，在他的鐵硬的鬍子底下，看得出抖動的微笑。而在他的藍色眼睛裏面，已經爆出了眼淚，這眼淚表示他心靈上的深刻的激動。他估量着已經達到的成績，就這樣的低聲說：「一般的很好。」

——一般的很好，——幾百萬人齊聲吶喊着，雖然我們都知道在我們的生活裏還有很多的缺點，然而要知道我們是在路上，我們是在鬥爭，我們是在建設。而且大家都知道，高爾基是同着我們在這路上，同着我們鬥爭，同着我們建設。

高爾基是一個政治家的作家，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的作家。這就因為在世界上以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巨大的政治。所以這樣的政治一定要產生巨大的文學。而這巨大的文學已經在繁盛起來了

……

只要是寶貴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文化的人，都是愛護高爾基的。不寶貴我們的政治和文化的人，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沒有長成到懂得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的，還有一種是敵人。關於他們亞歷克西·馬克西謨維支說得很好：「如果敵人不來投降，就要消滅他們。」

● 一九二三年光景，高爾基離開俄國的時候，曾經有一些謠言和傳聞，說高爾基不滿意十月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裏的所謂「一些煙霧」大概是指這些謠言說的。

● 按這就是著名的「四十年」——「克里謨·薩謨京」那部長篇小說。

● 高爾基的真姓名是亞歷克西·馬克西莫維支·彼史珂夫 (Alexei Maximovitch Peshkov)

馬爾華

海——在笑着。

在熱風的輕輕的吹動之下，牠在抖動，一層細密的皺紋，耀眼的反映着太陽的光彩，蓋住了牠，而幾千個銀光燦爛的笑窩向着蔚藍的天微笑。在海與天之間的蔚藍的空間，動盪着歡樂的波浪聲，那些波浪一個跟着一個的跑上傾斜的沙岸。這個聲音，和太陽的光彩，千波萬折地反映在海裏的，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不斷的運動，充滿着活潑的愉快。太陽是幸福的，因為牠放射着光明；海呢——因為牠反映着太陽的歡樂的光明。

風親愛地撫摸着海的綢緞似的胸膛，太陽用自己的熱烈的光線溫暖着牠，而海，在這些愛撫的溫柔力量之下，睡夢似的喘息着，使得沸熱的空氣充塞了蒸發的鹽味。淡綠的波浪跑到黃沙上來，拋擲着雪白的泡沫，牠就在這滾燙的沙礫上輕輕的響着消散下去，潤濕着沙土。

狹長的沙岸，像是一座巨大的寶塔從岸上傾倒在海裏。這條沙岸，一頭像尖銳的螺絲釘似的戳在無窮的玩耍着太陽的空曠的水面裏，在遠處迷失了牠的根源，那邊的暑熱的霧氣蓋住了地面。從那邊，跟着風，飛來了